

大夏

大夏书系·语文之道

方法与案例

语文经典篇目文本解读

罗晓晖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大夏书系·语文之道

方法与案例

语文经典篇目文本解读

罗晓晖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法与案例：语文经典篇目文本解读 / 罗晓晖著. —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7

ISBN 978-7-5675-7202-7

I. ①方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语文课—教学研究—中小学 IV. ①G633.30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8524号

大夏书系·语文之道

方法与案例：语文经典篇目文本解读

著者 罗晓晖
策划编辑 朱永通
审读编辑 任媛媛
封面设计 百丰艺术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开
插 页 1
印 张 16.5
字 数 215千字
版 次 2017年12月第一版
印 次 2017年12月第一次
印 数 6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7202-7/G·10792
定 价 45.00元

出版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作为一个语文教师，我在学校从教25年，做语文教研员也近10年了。在我看来，同一本教材，“教什么”最见教师功力，这功力中有教师的勤奋，更有教师的学识，甚至还带着教师本人的生命气象。解读文本是解决阅读教学“教什么”的关键，而明晰“教什么”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普通教师，文本解读时容易出现两个问题，一是解读得过浅和随意，二是解读得过深或过偏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作为教研员，我邀请罗晓晖老师做过关于文本解读的系列讲座，分文体专题对教材文本进行解读指导。罗老师的文本解读，特别尊重文本，强调理性，提出了一系列文本解读的思想方法，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解读案例，很受教师欢迎。

但这还不能完全过瘾。教师们更渴望有一本可以常读常思的书，一本忠实于文本、客观理性、既有系统的方法也有直观的案例的文本解读的书，如百度地图那样精准地把教师们带到诠释文本的高地。

终于，这样的一本书就要出版了。

很荣幸，我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。更荣幸的是能为这本书写序，内心既忐忑又喜悦：忐忑的是自己才疏学浅词不达意，辜负了朋友的信任；喜悦的是这书能使不少语文人少走弯路和歧路，能让大家受益。

反复研读书稿，每读完一节，仿若窥见读书之幽深门径，再回读那些熟悉的文本，竟常有“原来如此”的感叹、“豁然开朗”的惊喜、“通达无碍”的痛快；再以所读所思观课评课，亦能让教师们脑洞大开，深受启发；甚或因了书中路径，在帮助朋友的孩子解析中考、高考阅读材料时，更为得心应手、巧妙有效。

我觉得本书具有以下特点：

一、主张客观理性分析文本，具有逻辑的自洽性

罗老师常常强调，“任何合理的解读，必须依据文本，任何结论，必须依据文本本身的信息得出”。他反对感性解说文本，主张言必有据，一切结论都必须严格立足于文本自身的信息，依循文本内在的思路结构。全书充满了理性精神，各案例中处处可见。

二、主张文本解读尊重文本内部的整体性关联

罗老师曾经说，“文本解读必须注意文本内部的整体性关联，任何一种解释，对这种关联性揭示得越充分、越全面，对文本的解读就越客观。即使是在文本中被有意或无意省略掉的文本空白，要由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填补，但填补的内容也必须受文本整体结构及文本所要表达的主题的制约”。

如宗璞的散文《紫藤萝瀑布》，他对文本内容的整体性粘合度和统一性进行了辨析：

紫藤萝瀑布是由很多朵紫藤花构成的群体性意象。每一朵紫藤花之间，其关系可以被诠释为同根而生的“手足”。紫藤十多年前与如今的

生命状态对比鲜明，本质上是一个揭露旧时代、歌颂新时代的主题。由于“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”的认知导致花被威胁而不敢自由开放，这与“手足情”并不存在任何逻辑上和事理上的关联。因此，“手足情”是与上述主题脱节的。据此可知，“手足情”是文本的“杂音”，属于写作的瑕疵。

在此说明，刚刚修订的部编本七年级新教材已经删除了关于“手足情”的文字，正好侧面印证了他此前的分析是正确的。

三、解读方法可复制可操作

本书对中学教材中的经典篇目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解读示范，有可操作的文本解读路径和方法。无论普通读者还是语文教师，本书对读懂不同文体的文章都有方法的启发和思维的示范，读完后即可依样画葫芦，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；同时还很有可能唤起读者细读文本的自我觉醒。我在读本书中已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，相信读者们也不会例外。

四、阐释精到，充满理趣

在解读鲁迅的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时，抓住结尾“仁厚黑暗的地母呵，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”，而分析出：全文的叙述是这个抒情的基础，而这个抒情是对全文叙述的一个点化。没有文化的长妈妈对“我”无私的爱，对应了地母的“仁厚”之德。但是长妈妈的生存境况是黑暗的，在社会生活中，长妈妈是一个卑微的、被人无视的存在，对应了地母的“黑暗”。这样的分析，自出机杼，而又直切文本核心，完全能回扣住整个文本，不得不令人折服。

又如对《蒹葭》中“伊人”的解读：

“伊人”究竟在哪里？

“在水一方”、“在水之湄”、“在水之涘”，表明“伊人”所在的空间位置是不能确定的。

……

“伊人”的性别是不明的，其存在状态是似乎在又只是“宛在”的。但“伊人”能诱发追寻发生，可以反证“伊人”是美好的。“伊人”是被渴慕的对象，它可以是一个人、一个理想、一种境界，它是美好的象征。我们心中最美好的，永远“在别处”，它可以被向往，但无法被抵达。

这样独特的视角、精到的阐释和充满理趣的表达，总给人一种“记得绿罗裙”、“处处怜芳草”的联想。

在追求准确解读文本的路上，我们多少人为“伊”消得憔悴。如今，蓦然回首，“伊”就在这里，不再只是被向往，也能够被抵达。

作为同行，十年前他在成都七中的讲坛上，我仰视他；

作为读者，他的一言一语如醍醐灌顶，我感激他；

作为朋友，从相识相知到肝胆相照，我信任他。

唐旭华

2017年6月17日

序 / 001

第一部分 对文本解读的基本认识

第一节 什么是文本解读 / 003

第二节 文本解读的规范 / 008

第三节 解读案例 / 022

第二部分 文本解读的基本方法

第一节 语义识别 / 047

第二节 文本事实梳理 / 063

第三节 语义关联性分析：文本内部的语义响应 / 070

第四节 “猜想—分析—印证”：从推测到断定 / 081

第五节 定量与定性的结合：分析的可靠性 / 087

第六节 文体要素的结构性关系分析 / 094

第七节 向文本提问：不是方法的方法 / 100

第三部分 语文经典篇目解读

鲁迅《藤野先生》/ 115

鲁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/ 118

鲁迅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/ 123

鲁迅《故乡》/ 128

鲁迅《孔乙己》/ 132

朱自清《背影》/ 136

杨绛《老王》/ 139

琦君《春酒》/ 142

让·乔诺《植树的牧羊人》/ 149

莫泊桑《我的叔叔于勒》/ 156

曹文轩《孤独之旅》/ 159

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/ 163

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/ 169

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/ 174

- 张岱《湖心亭看雪》 / 179
- 宗璞《紫藤萝瀑布》 / 184
- 王鼎钧《那树》 / 190
- 郁达夫《故都的秋》 / 197
- 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 / 204
- 孟子《鱼我所欲也》 / 208
- 周敦颐《爱莲说》 / 213
- 诸葛亮《诫子书》 / 218
- 诸葛亮《出师表》 / 223
- 韩愈《师说》 / 228
- 《诗经·蒹葭》 / 234
- 陶渊明《饮酒（其五）》 / 237
- 杨万里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 / 240
- 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 / 244
- 李商隐《无题·相见时难别亦难》 / 248

第一部分

对文本解读的基本认识



第一节 什么是文本解读

一、文本解读

文本解读，就是解读文本。

解读，就是阅读解释的意思。文本解读，是为了达成对文本的准确理解。

语文的文本解读，是通过解读活动，把握文本的语义和主题，培养阅读者对文本信息进行分析、综合的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它没有别的目的。虽然解读活动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复杂的文化行为，阅读者有可能在其中得到经验的增长、观念的洗礼和审美的熏陶，但这些都不是文本解读的主要目标，而是解读活动的附带利益。文本解读仅仅寻求对文本作出忠实于文本的还原性的理解。

文本解读是对文本意义的理解。它要弄清楚的是：文本究竟在说什么。它涉及理解、分析、综合等能力，一般不涉及对文本的评价和鉴赏。有时候，为了回答“文本究竟在说什么”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分析“文本是怎么说的”——不过，重点不在于鉴赏，在于追问其话语策略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。

二、文本的客观性

文本是阅读活动所指向的客观对象。

文本是被作者创制的，其中固然存在着作者的表达意图或意向，但在一切阅读活动中，文本的意义毕竟是通过文本本身来呈现的。文本作为外在于读者的客观对象，其自身并不会因读者的不同而变得不同。概言之，文本是独立于作者和读者的客观存在，这是一个事实。

文本既然是一个客体，当然具有客观性。如果不承认文本的客观性，那就意味着文本解读的随意性。随意性则意味着任何的理解和解释都是可以的，但同时也就没有了客观根据。

据此可知：文本解读必然被文本制约。文本解读虽然是一种主观的思维活动，但文本是一个客观存在，因此，合理的解读必然具有能获得文本支持的客观性。也就是说，并非一切解读都是合理的，在文本解读中，必须防止把读者个人的体验和想象与文本内容相混淆，必须克服随意的“个性解读”、任意的“多元解读”。

文本被创制后，作者就已退场。“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”，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，因为对话是问题与答案的交换，是对话双方的互动，而读者与作者之间，显然并不存在这样的交换和互动。事实上，当你在阅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你不是在和曹雪芹对话，而是在和《红楼梦》对话。阅读甚至不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——文本是沉默的，它不会发声与你辩驳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文本解读是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发现。

作者制作文本，一定有表达意图；但其原初的表达意图在文本中是否实现、在多大程度上实现，文本制作过程是否扭曲或改变了作者的表达意图，都是读者无法判断的。首先，写作常常是一个不断怀疑、重新表述、反复修改的过程，这决定了作者原初的表达意图很难被读者确定。其次，言不尽

意、言不达意、言过其实，都是写作过程中的常见现象，也就是说，作者的表达意图与文本中实际存在的意义，一开始就可能保持着距离。

文本创生的时刻就是作者退场的时刻（作品一诞生，作者就“死掉”）。作者在文本诞生后的退场是一个客观事实；而作者的退场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文本意义的客观性。

我们在阅读李白的《静夜思》的时候，李白是不在场的。我们不需要询问李白，事实上这也不可能；我们只需了解《静夜思》这个文本说了什么，是怎么说的。文本中存在着思乡的情绪，只要观察文本就能发现这一点。至于李白当时在何处思乡，他所思的故乡究竟在哪里，那个静夜他为何思乡，这都是读者不必了解的——即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，也不妨碍我们正确地解读这一文本。

事实上，有时候我们会阅读到一些作者不明的文本，这样的文本仍然是可能被有效解读的。在做文本阅读题的时候，我常常对文本作者一无所知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正确地解答那些题目。

据此可知：作者创制文本时想要表现什么并不特别重要，文本中实际表现了什么才最为重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不是“作者说了什么”，而是“文本说了什么”。解读文本，只能依托于文本；文本解读，不是解读作者，而是解读文本。尽管文本解读有可能达成对作者的某种了解和理解，但这本身并非文本解读的目的，更非文本解读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。因此，文本解读，不一定非要介绍和分析作者，以及作者所生活的时代。只有在文本中明确指示该文本的内容与作者生平及时代相关的时候，对相关事实的掌握和分析才是必要的，因为那直接构成了文本的一部分。解读文本无须刻意排挤作者，正如无须刻意迎请作者一样。一切都要看文本内容客观存在着怎样的内容。

三、寻求可还原的、公共性的理解

文本阅读意味着读者的能动介入。文本解读过程，能唤起读者的体验或思考，读者心中会形成对文本的一些经验和精神的响应。每个读者与文本的响应，在程度、强度和准确度上都存在着差异。阅读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，可能会刺激读者自身观看荷塘或观赏月色的体验；阅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你也可能浮想联翩，联想到某个朋友的背影、某本画册上见过的背影，甚至是“一个王朝的背影”。

但这仅仅是读者对文本的个性化的响应，而不是对文本的解读。

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每个读者依据莎士比亚的文本想象哈姆雷特之时，当然无法绕开自己的经验和观念。但是，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这只是个人的体会和想象，并非文本解读的正确方法。无论你能想象出多少个哈姆雷特，这些哈姆雷特毕竟都是哈姆雷特。莎士比亚文本中的那个哈姆雷特，他的性格与行事，是业已被文本固定下来了。这个哈姆雷特绝不可能是闰土、葛朗台或祥林嫂。

我们当然尊重读者体验和想象的自由。但在文本解读之时，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《哈姆雷特》中的哈姆雷特是什么样的。

不要把主观随意的个人经验强加在文本之上；不要把自以为是的想象当作文本解读。文本阅读，虽然会不由自主、不可避免地带入个人的经验与想象，但是文本解读，要求我们尽可能保持“中立”的理性，尊重客观地存在于文本中的文本事实。

给文本贴标签，是文本解读中常见的另一种现象。一解读杜甫的文本，就贴上“忧国忧民”的标签，却不知“黄四娘家花满蹊”之类的文本，根本就谈不上忧国忧民；一解读鲁迅的文本，就贴上“匕首投枪”的标签，却不知鲁迅的不少文本中也存在着脉脉温情。

贴标签，就是用现成的套子和事先认定的概念给文本定性。这种解读本质上并非解读，而是对真正的解读的逃避。它以强硬的断语去强暴文本，类似于《庖丁解牛》中所谓“折”的手段。贴标签不是科学的而是武断的，它显示出一种暴力的倾向，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。贴标签的尴尬之处在于：标签很难被放置到准确的位置，也无法选择合适的尺码，使得解读者对文本的解释往往自陷泥沼，不能经受文本的检验。文本千差万别，而标签却很有限，这样的“解读”往往生硬无比，破绽百出。

解读虽然是主观的活动，但解读的对象（文本）是客观的。对文本的合理解释，在一定意义上，就要像科学研究那样，排除预设的主观认定。虽然解读者的个人认知是理解的必要条件，但解读的对象是客观的，这迫使对文本的解读必须具有客观性。

只有努力达成解读的客观性，才能实现解读的准确性。

解读结果的“客观性”，是就其与文本内信息的吻合度而言的。合理的解读结论，必然具有可验证性，亦即可以回到文本，被存在于文本中的信息印证。而且这样的结论必然具有可重复性，亦即不仅此时解读能够得出，彼时解读也能得出；不仅能由此一读者得出，也能由彼一读者得出。

改换说法来说明这个意思，可以这样说：文本解读的客观性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。第一，合理的解读，是一种“还原性理解”。第二，合理的解读，是一种“公共性理解”。

还原性理解，要求我们忠实于文本；公共性理解，要求我们避免臆断。在文本解读中的错误理解，或源于对文本的脱离，或来自对己意的执著。前者因为无知，后者因为傲慢。